

上部

出延津記



楊百順他爹是個賣豆腐的。別人叫他賣豆腐的老楊。老楊除了賣豆腐，入夏還賣涼粉。賣豆腐的老楊，和馬家莊趕大車的老馬是好朋友。兩人本不該成為朋友，因老馬常常欺負老楊。欺負老楊並不是打過老楊或罵過老楊，或在錢財上佔過老楊的便宜，而是從心底看不起老楊。看不起一個人可以不與他來往，但老馬說起笑話，又離不開老楊。老楊對人說起朋友，第一個說起的是馬家莊趕大車的老馬；老馬背後說起朋友，一次也沒提到過楊家莊賣豆腐也賣涼粉的老楊。但外人並不知其中的底細，大家都以為他倆是好朋友。

楊百順十一歲那年，鎮上鐵匠老李給他娘做壽。老李的鐵匠舖叫「帶旺鐵匠舖」，打製些飯勺、菜刀、斧頭、鋤頭、鐮刀、耙齒、鏟頭、門搭等。鐵匠十有八九性子急，老李卻是慢性子；一根耙釘，也得打上兩個時辰。但慢工出細活，這根耙釘，就打得有棱有角。飯勺、菜刀、斧頭、鋤頭、鐮刀、鏟頭、門搭等，淬火之前，都烙上「帶旺」二字。方圓幾十里，再不出鐵匠。不是比不過老李的手藝，是耽誤不起工夫。但慢性子容易心細，心細的人容易記仇。老李是生意人，舖子裏天天人來人往，保不齊哪句話就得罪了他。但老李不記外人的仇，單記他娘的仇。老李他娘是急性子，老李的慢性子，就是他娘的急性子壓的。老李八歲那年，偷吃過一塊棗糕，他娘揚起一把鐵勺，砸在他腦袋上，一個血窟窿，汨汨往外冒血。別人好了傷疤忘了疼，老李從八歲起，就記上了娘的仇。記仇不是記血窟窿的仇，而是他娘砸過血窟窿後，仍有說有笑，隨人去縣城聽戲去了。也不是記聽戲的仇，而是老李長大之後，一個

是慢性子，一個是急性子，對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樣。老李他娘是個爛眼圈，老李四十歲那年，他爹死了；四十五歲那年，他娘瞎了。他娘瞎了以後，老李成了「帶旺鐵匠舖」的掌櫃。老李成為掌櫃後，倒沒對他娘怎麼樣，吃上穿上，跟沒瞎時一樣，就是他娘說話，老李不理她。一個打鐵的人家，平日吃飯也是淡飯粗茶，他娘瞎著眼喊：

「嘴裏淡寡得慌，快去弄口牛肉讓我嚼嚼。」

老李：

「等著吧。」

一等就沒了下文。他娘：

「心裏悶得慌，快去牽驢，讓我去縣城聽個熱鬧。」

老李：

「等著吧。」

一等又沒了下文。不是故意跟他娘置氣，而是為了熬熬她這急性子。日子在他娘手裏，已經急了半輩子，該慢下來了。也怕開了這種頭，亂越添越多。但他娘七十歲這年，老李卻要給他娘做壽。他娘：

「快死的人了，壽就別做了，平時對我好點兒就行了。」

又用拐棍搗著地：

「是給我做壽嗎？不定憋著啥壞呢。」

老李：

「娘，您多想了。」

但老李給他娘做壽，確實不是為了他娘。上個月，從安徽來了個鐵匠，姓段，在鎮上落下腳，也開了個鐵匠舖；老段是個胖子，

鐵匠舖便叫「段胖子鐵匠舖」。如老段性子急，老李不怕；誰知段胖子也是個慢性子，一根耙釘，也打上兩個時辰，老李就著了慌，想藉給他娘做壽，擺個場面讓老段看看。藉人的陣勢，讓老段明白強龍不壓地頭蛇的道理。但衆人並不明白祝壽的底細，過去都知道老李對娘不孝順，現在突然孝順了，認為他明白過來理兒了，做壽那天中午，皆隨禮去吃酒席。老楊和老馬皆與鐵匠老李是朋友，這天也來隨禮。老楊早起賣豆腐走得遠，吃酒席遲到了幾步；馬家莊離鎮上近，老馬準時到了。老李覺得賣豆腐的老楊和趕大車的老馬是好朋友，便把老楊的座位，空在了老馬身邊。老李以為自己考慮得很周全，沒想到老馬急了：

「別，快把他換到別的地方去。」

老李：

「你們倆在一起愛說笑話，顯得熱鬧。」

老馬問：

「今天喝酒不？」

老李：

「一個桌上三瓶，不上散酒。」

老馬：

「還是呀，不喝酒和他說個笑話行，可他一喝多，就拉著我掏心窩子，他掏完痛快了，我窩心了。」

又說：

「不是一回兩回了。」

老李這才知道，他們這朋友並不過心。或者說，老楊跟老馬過心，老馬跟老楊不過心。遂將老楊的座位，調到另一桌牲口牙子老

杜身邊。楊百順前一天被爹打發過來幫老李家挑水，這話被楊百順聽到了。吃酒第二天，賣豆腐的老楊在家裏埋怨老李的酒席吃得不痛快，禮白送了；不痛快不是說酒席不豐盛，而是在酒桌上，跟牲口牙子老杜說不來。老杜又是個禿子，頭上有味，肩上落了一層白皮。老楊認為自己去得晚，偶然挨著了老杜。楊百順便把昨天聽到的一席話，告訴了老楊。賣豆腐的老楊聽後，先是兜頭搗了楊百順一巴掌：

「老馬絕不是這意思。好話讓你說成了壞話！」

在楊百順的哭聲中，又抱著頭蹲在豆腐房門口，半天沒有說話。之後半個月沒理老馬。在家裏，再不提「老馬」二字。但半個月後，又與老馬恢復了來往，還與老馬說笑話，遇事還找老馬商量。

賣東西講究個吆喝。但老楊賣豆腐時，卻不喜吆喝。吆喝分粗吆喝和細吆喝。粗吆喝就是就豆腐說豆腐：「賣豆腐嘍——」「楊家莊的豆腐來了——」細吆喝就是連說帶唱，把自己的豆腐說得天花亂墜：「你說這豆腐，它是不是豆腐？它是豆腐，可不能當豆腐……」那當啥呢？直把豆腐說成白玉和瑪瑙。老楊嘴笨，溜不成曲兒，又不甘心粗吆喝；也細吆喝過，但成了生氣：「剛出鍋的豆腐，沒這個那個啊——」可老楊會打鼓，鼓槌敲著鼓面，磕著鼓邊，能敲打出諸多花樣；於是另闢蹊徑，賣豆腐時，乾脆不吆喝了，轉成打鼓。打鼓賣豆腐，一下倒顯得新鮮。村中一聞鼓聲，便知道楊家莊賣豆腐的老楊來了。除了在村裏賣豆腐，鎮上逢集，也到鎮上擺攤。既賣豆腐，又賣涼粉。用刮篋將涼粉刮成絲，擺到碗裏，攪上蔥絲、荊芥和芝麻醬；賣一碗，刮一碗。老楊攤子左邊，

是賣驢肉火燒的孔家莊的老孔；老楊攤子右邊，是賣胡辣湯也捎帶賣煙絲的竇家莊的老竇。老楊賣豆腐和涼粉在村裏打鼓，在集上也打鼓。老楊的攤子上，從早到晚，鼓聲不斷。一開始大家覺得新鮮，一個月後，左右的老孔和老竇終於聽煩了。老孔：

「一會兒『咚咚咚』，一會兒『咔咔咔』，老楊，我腦漿都讓你敲成涼粉了，做一個小買賣，又不是掛帥出征，用得著這麼大動靜嗎？」

老竇性急，不愛說話，黑著臉上去，一腳將老楊的鼓踹破了。

四十年後，老楊中風了，癱瘓在床，家裏的掌櫃換成了大兒子楊百業。別人一中風腦子便不好使，嘴也不聽使喚，「嗚里哇啦」說不成句，老楊卻身癱腦不癱，嘴也不癱。不癱的時候嘴笨，而且容易把一件事說成另一件事，或把兩件事說成一件事；癱了之後頭腦倒清楚了，嘴也順溜了，事碰事理得紋絲不亂。身子癱後，整日躺在床上，動一動就有求於人，這時就比不得從前，眼上、嘴上就得吃些虧；進屋一個人，眼裏就趕緊逢迎和討好；接著人問他啥，他就說啥；不癱時常說假話，癱了之後句句都掏心窩子。喝水多了，夜裏起床就多，老楊從下午起就不喝水。四十年過去，老楊過去的朋友要麼死了，要麼各有其事，老楊癱了之後，無人來看他。這年八月十五，當年在集上賣蔥的老段，提著兩封點心來看老楊。多日不見故人，老楊拉著老段的手哭了。見家人進來，又忙用袖子去拭淚。老段：

「當年在集上做買賣的老人兒，從東頭到西頭，你還數得過來不？」

老楊雖然腦子還好使，但四十年過去，當年一起做事的朋友，

一多半已經忘記了。從東到西，扳著指頭查到第五個人，就查不下去了。但他記得賣驢肉火燒的老孔和賣胡辣湯兼賣煙絲的老竇，便隔過許多人說老孔和老竇：

「老孔說話聲兒細；老竇是個急性子，當年一腳把我的鼓給踹破了。我也沒輸給他，回頭一腳，把他的攤子也踢了，胡辣湯流了一地。」

老段：

「董家莊劓牲口的老董，你還記得吧？除了劓牲口，還給人補鍋。」

老楊皺著眉想了想，想不起這個既劓牲口又給人補鍋的老董。

老段：

「那魏家莊的老魏呢？集上最西頭，賣生薑的那個，愛偷笑，一會兒自己樂了，一會兒自己樂了，也不知他想起個啥。」

老楊也想不起這個一邊賣薑一邊偷笑的老魏。老段：

「馬家莊趕大車的老馬，你總記得吧？」

老楊鬆了一口氣：

「他我當然記得，死了兩年多了。」

老段笑了：

「當年你心裏只有老馬，凡人不理。豈不知你拿人家當朋友，人家背後老糟改你。」

老楊趕緊岔話題：

「多少年的事了，你倒記得。」

老段：

「我不是說這事，是說這理兒。不拿你當朋友的，你趕著巴結

了一輩子；拿你當朋友的，你倒不往心裏去。當時集上的人都煩你敲鼓，就我一個人喜歡聽。為聽這鼓，多買過你多少碗涼粉。有時想跟你多說一句話，你倒對我愛搭不理。」

老楊忙說：

「沒有哇。」

老段拍拍手：

「看看，現在還不拿我當朋友。我今天來，就是想問你一句話。」

老楊：

「啥話？」

老段：

「經心活了一輩子，活出個朋友嗎？」

又說：

「過去沒想明白，如今躺在床上，想明白了吧？」

老楊這才明白，四十年後，老段看自己癱瘓在床，他腿腳還靈便，報仇來了。老楊啞了老段一口：

「老段，當初我沒看錯你，你不是個東西。」

老段笑著走了。老段走後，老楊還在床上罵老段，老楊的大兒子楊百業進來了。楊百業是楊百順的大哥，這時也五十多歲。楊百業小的時候腦子笨，常挨老楊的打；四十多年過去，老楊癱瘓在床，楊百業成了家裏的掌櫃，老楊舉手動腳，就要看楊百業的臉色行事。楊百業接著老段的話茬兒問：

「老馬是個趕大車的，你是個賣豆腐的，你們井水不犯河水，當年人家不拿你當人，你為啥非巴結他做朋友？有啥說法不？」

身癱的老楊對老段敢生氣，對楊百業不敢生氣。楊百業問他什

麼，他得說什麼。老楊停下罵老段，嘆了一口氣：

「有，不然我也不會慌他。」

楊百業：

「事兒上佔過他便宜，或是有短處在他手裏，一下被他拿住了？」

老楊：

「事兒上佔便宜拿不住人，有短處也拿不住人，下回不與他來往就是了。記得頭一回和他見面，就被他說住了。」

楊百業：

「啥事？」

老楊：

「頭一回遇到他，是在牲口集上，老馬去買馬，我去賣驢，大家在一起閒扯淡。論起事來，同樣一件事，我只能看一里，他能看十里，我只能看一個月，他一下能看十年；最後驢沒賣成，話上被老馬拿住了。」

又搖頭：

「事不拿人話拿人呀。」

又說：

「以後遇到事，就想找他商量。」

楊百業：

「聽明白了，還是想佔人便宜，遇事自個兒拿不定主意，想借人一雙眼。我弄不明白的是，既然他看不上你，為啥還跟你來往呢？」

老楊：

「可方圓百里，哪兒還有一下看十里和看十年的人呢？老馬也

是一輩子沒朋友。」

又感嘆：

「老馬一輩子不該趕馬車。」

楊百業：

「那他該幹啥呢？」

老楊：

「看相的瞎老賈，給他看過相，說他該當殺人放火的陳勝吳廣。但他又沒這膽，天一黑不敢出門。其實他一輩子馬車也沒趕好，趕馬車不敢走夜路，耽誤多少事兒呀！」

說著說著急了：

「一個膽小如鼠的人，還看不上我，我他媽還看不上他呢！一輩子不拿我當朋友，我還不拿他當朋友呢！」

楊百業點點頭，知道他倆一輩子該成為朋友。說罷老馬，到了吃中飯時候。這天是八月十五，中飯吃的是烙餅，肉菜亂燉。烙餅是老楊一輩子最愛吃的，但六十歲以後，牙爛掉了一大半，嚼不動了；但配上亂燉，肉和菜在火上燉的時間長，肉是爛的，菜也是爛的，菜湯是滾燙的，將烙餅泡到菜裏，能泡得入口就化。老楊年輕的時候，一過節就吃烙餅；但他癱瘓在床之後，家裏吃不吃烙餅，不由他說了算。本來在問老馬之前，楊百業就決定中飯吃烙餅和肉菜亂燉，但當年賣豆腐也賣涼粉的老楊卻認為自己剛才說了實話，楊百業才讓烙餅，這飯是對他的獎賞。一頓飯吃下來，老楊吃得滿頭大汗。肉菜亂燉的熱氣中，又仰臉向楊百業討好地笑了笑，意思是：

「下回問我啥，我還說實話。」